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法】孔多塞 著 何兆武 何冰 译

Condorcet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法】孔多塞 著 何兆武 何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法)孔多塞著;何兆武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ISBN 7-5343-7327-1

I. 人...

II. ①孔...②何...

III. 启蒙运动—研究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631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作 者 [法]孔多塞

译 者 何兆武 何冰

责任编辑 许敏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9366605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页 2

字 数 144 000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5000

定 价 16.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本书作者、18 世纪法国最后的一位哲学家(philosophe)孔多塞(Condorcet,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1743—1794)是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曾有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之称。

作者早年就以数学研究而享有盛名,1769 年入法国科学院,1783 年入法兰西学院,1785 年负责法国科学院的工作;他和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达兰贝尔、伏尔泰、杜尔哥等人相友善,并参与了《百科全书》的活动。

孔多塞认为作为合理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政治研究必须引用数理方法,使之成为一门新学科,而概率论则是通向这门新学科的桥梁,即,我们对社会现象的叙述是不可能精确的,但是对这些现象的概率估值却是可以精确确定的。这种以数学方法处理人事问题的努力,使他和维科并列,成为 18 世纪建立“有效的”社会科学的努力中最有贡献的两个人。他的这一努力表现为他 1785 年和 1793 年的两篇论文《简论分析对从众多意见中作出决断的概率的应用》和《概率演算教程及其对赌博和审判的应用》(即 *Essai sur l'application de l'analyse à la probabilité de décision rendue à la*

pluralité de voix 和 *Tableau général de la science qui a pour l'objet l'application du calcul aux science politiques et morales*, 英译见英文本《孔多塞选集》, Indianapolis, 1976, 33~70, 183~206 页)。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门社会数学, 从而使知识摆脱人们感情的蒙蔽而步入纯理性的王国。

在百科全书派的青年之中, 孔多塞是唯一亲身经历并参加了大革命的人。革命前, 他是经济自由、宗教宽容和废除农奴制人身依附的积极宣传者。自 1786 年起, 他的家就成为大革命前夕最有影响的沙龙之一。大革命期间, 他以共和派的身份参加制宪议会, 起草教育法案, 提出了教育世俗化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原则。由于他在政治上和吉伦特党有联系并参与了制定 1793 年的吉伦特宪法草案, 所以被罗伯斯比尔政府以反叛罪宣判死刑。他在短期逃匿之后, 于 1794 年春被捕入狱, 随即死在狱中。在逃亡期间, 他写出了他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此书于 1795 年出版(以下简称《史表》)。

在思想上, 他受到卢梭和杜尔哥很大的影响。在社会观点上, 他坚持自然法的理论, 反对封建等级特权; 在政治观点上, 他颂扬自由、平等、民权、人道和启蒙, 谴责殖民者的掠夺, 并把战争看做“最大的罪恶”; 在哲学观点上, 他坚持无神论和感觉主义。《史表》一书鲜明地反映了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在书中他努力想阐明历史发展规律、阶段和动力都是什么。

孔多塞是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者之一。作为启蒙运动对天命论和神学历史观的反题, 他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和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相制约的。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 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进步的阶段, 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因此, 《史表》一书的主旨就在

于表明,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扫除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两个方面:既来自在上者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也来自在下者的愚昧和偏见;但是这两者都可以、并且应该由政治的和知识的革命而被扫除。历史也就是一幕理性力量自我发展的表现。人类必须服从自然律;但人类集体长期努力的结果,也反过来可以约束和利用自然力,而这仍然可以视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之解放于自然界的束缚,这本身也是自然的。同样,人类自由的增长,其本身也是自然律的一部分。这样,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即进步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并且人们因此有理由对于未来寄予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就在他的《史表》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纪之后的人,今天读到两个世纪以前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似乎对于他们真诚的信仰和乐观的精神,只能够是艳羡。我们艳羡他们的幸福:他们的一生满怀着那么美好的热望。相形之下,两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在某些方面,虽然确实取得了他们所无法比拟的进步,但是20世纪却也见证了空前的愚昧、野蛮和残暴。能够说人类精神是在不断进步的吗?能够说这种进步就足以把人类历史逐步引入地上的天堂吗?假如是的,那立论也不能再仅仅是一种天真的信仰。如果说物质享受(或金钱)就是幸福,我们今天大概要比他们幸福;但如果物质享受(或金钱)并不就是(或不完全是)幸福,则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就不能像他们那样仅仅诉诸对理性(或对人的“善意”)的信仰了。没有知识(启蒙)的人是愚蠢的,但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是不是就更仁慈、更宽容、更善良呢?看来,20世纪历史学家的义务,乃是要对18世纪的课题做出更深刻的探讨和更高明的解答。

《史表》本来是他计划中的一部更大的历史学著作的一篇提要，这部大著他酝酿了许多年，其中涉及普遍的科学语言、知识的十进分类法、人类文明各种因素对历史的作用等等，但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声望和思想贡献主要在于他这部匆促草就的《史表》，它被后世公认为代表着启蒙运动理论和理想的一个高峰。

本书手稿现存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编号 885；它是作者偕维尔纳夫人(Mme Vernet)在逃亡途中写成的。在手稿中作者自注说，全书于法兰西共和二年一月十三日(即 179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完稿。全稿显然是匆促之中写成的，有一部分且系写在废纸的背面，其中笔误甚多并有大量涂改。原稿题名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大纲》(*Prospectus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但现存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及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中作者有关本书的笔记都足以说明，作者早在逃亡以前多年即已在准备着本书的写作了。所以本书的写成虽然是急就篇，然而其思想却是经历了漫长的酝酿的。

本书最初出版于共和三年(1795 年)，印行三千册，这个初版本的文字与学院图书馆手稿有若干不同，而且文字也更为流畅。这些改动究竟是根据作者本人后来改订的另一份手稿，抑系由别人加工，现在尚不能确定。1847 年出版了《孔多塞全集》，本书被收入其中的第六卷，它与初版的文字也有出入。据《全集》编者阿拉哥(Arago)说，它是“根据手稿”加以修订的，但他并未说明所根据的是什么手稿。这部《全集》是由孔多塞的女儿欧康纳夫人(Mime O'Connor)协助阿拉哥编订的，所以很有可能它根据的是欧康纳夫人所藏的另一份手稿。

目前一般采用的通行定本是由剑桥大学教授普雷尔

(O. H. Prior)订正,后又经巴黎大学教授贝拉瓦(Yvon Belaval)重加整理的本子;中文译文就是根据这个定本译出的。原书系1970年巴黎J. Vrin哲学出版社出版,共247页。翻译过程中曾参照了巴拉克劳(June Barraclough)的英译本(纽约,Noonday出版社,1955。部分收入K. M. Baker编《孔多塞选集》,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公司,1976)。这个英译本的缺点是并非逐字逐句地严格符合原文,往往流于只是译述大意。

本书作为思想史上的古典文献,已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它似乎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有中译本以供我国学术界研究、参考和批判。译文承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许明龙先生校阅过,谨此致谢。然而错误和不妥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专家们和读者们的指正。

译者谨识

绪 论

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有可以知觉和辨别它们所由之而组成的那些单纯的感觉的能力,可以保存它们、认识它们、组合它们,可以在它们之间比较这些组合,可以掌握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它们的不同之点,可以对所有这些对象加上各种符号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并促成各种新的组合。

这种能力在他身上是由于对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呈现有某些组合而成的感觉;而这些感觉的守恒性——无论是在感觉的同一性方面,还是在它们的变化规律方面——乃是独立于他本人之外的。它同样地也是由于他和与自己相类似的那些人相交往、最后也是由于这些起初的发展引导人们发明了各种人工的方法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感觉伴随有快乐和痛苦;而人又有同样的能力可以把这些暂时的印象转化为甜美的或悲苦的持久情绪,并根据观察或回忆而体验到别的有感觉的人的种种快乐和痛苦。最后,由这种能力与人们可以形成并组合各种观念的能力相结合,便在他本人和他同类的人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与义务的关系,而大自然本身则一直是要把我们幸福中最珍贵的那部分和我们苦难中最悲痛的那部分加在那上

面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观察和认识这些能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全人类每个个体所共有的普遍事实和永恒规律,那么这种学问的名字就叫做形而上学。

但是如果我们就其在同一个时间的某一空间之内对每个个人都存在的那些结果来考虑这同一个发展过程,并且如果我们对它的世代代加以追踪,那么它就呈现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这种进步也服从我们在个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之发展的同样普遍的规律,因为它同时也就是我们对结合成为社会的大量的个人加以考察时那种发展的结果。但是每个时刻所呈现的结果,又都取决于此前各个时刻所提供的结果;它也影响着随之而来的各个时代的结果。

因而这幅史表便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受着永恒的变易的制约,是由于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持续观察而形成的。它应该显示出这些变化的秩序,展现出每一个时刻对随后时刻所施加的影响,并且还应该表明当人类在无数的世纪之中不断地更新其自身而接受种种改造时,他们所遵循的进程,他们对真理和幸福所迈出的步伐。对于人类曾经是什么样子和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些观察,于是便会引导我们找到保证并加速我们的天性所容许我们还能希望有的新进步的种种办法。

这就是我所从事这部著作的目的,而它那结果将是要显示: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毫无疑问,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

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至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绝不会倒退。

我们观察到的最初的人类文明状态乃是一种人数很少的社会状态,他们靠着渔猎为生,只懂得制造他们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构筑或挖掘居处的粗糙技术;但已经有了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有了少数道德观念,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行为的共同规则;他们生活在家庭中,遵守某些起着法律作用的普遍习俗;甚至还有了一种粗糙形态的政府。

人们感到维持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艰难性、极度疲劳和绝对闲逸两者的必然交替,绝不会让人有闲暇可以委身于自己的思想,使他有可能以各种新的结合来丰富自己的智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种种手段甚至是太有赖于偶然和季节了,而不能有效地刺激一种行业,使它那进步得以传递下去;每个人都只是把自己限于完善自己的技能和自己个人的技巧而已。

因此,人类这时候的进步乃是异常之缓慢的,它只能是一点一点地做到,并且是在特殊环境的垂青之下。然而,我们已看到,取代了以渔猎或由大地所自发提供果实来维持生活的,乃是人类懂得了加以保养和繁殖并使之转化为畜牧状态的那些牲口所提供的食品。继而在这种手段之上,又加上了粗浅的农业;人类已不再满足于他们无意中遇到的果实或植物了;他们学会了怎样储存它们,把它们收集在自己身旁,种植它们,并以耕作的劳动来促进它们的再生产。

财产在最初的状态,只限于他们猎杀的动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渔网、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这时便转变成为他们的牧群,然后又成为他们所开垦和耕种的土地。主人死后,这笔财产就自然而然地转

移给了家庭。某些人便享有剩余,可以保存起来。如果这种剩余是绝对的,它便产生了更多的新需求;如果它只发生于某一种物品,而其他的却感到缺乏,这种需求就产生了交换的观念:从此,道德关系就繁多而又复杂化了。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从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办法就导致了他们以剩余品的一部分来交换他们自身可以免掉的劳动。于是人类就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浸没在体力劳动之中,而他们的愿望则伸展到他们单纯的需要之外。工业觉醒了,已有的工艺得到了扩大和完善;机会向人们更加专心致志的观察所提供的各种事实,就产生出各种新工艺;随着生存手段变得越发安全和越发稳定,人口就增长了;农业在同样一片土地上可以养活数量更多的人,便取代了其他的生活资源:它有利于人口增殖,而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他们的进步;人们所获得的各种思想,在一个已成为更为定居的、更为接近的和更为密切的社会里,就更加迅猛地交流着而又更加确实地持续着。科学的曙光已经开始呈现了;人类表明自己已经脱离了其他的物种,并且看来不再像是它们那样地只局限于纯属个体的完善化了。

人类中间这时所形成的种种更加广泛、更加纷繁、更加复杂的关系,就使得他们感到必须有一种办法能向不在场的人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能以比口头传说更大的准确性来延长对事情的记忆,能比证人的回忆更确切地确定某种约定俗成的条件,能以一种更不受各种变化的约束的方式来认定那些备受尊敬的习俗,它们是同一个社会中各个成员所同意据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于是人们便感到有书写的需要,并且发明了书写。看来最初那是一种真正的图画,但尔后就被一种约定俗成的图像所取代,它只不过保留下事物的特征而已。随之,由于一种与已经被引入语言中

相类似的隐喻方式,一种物理对象的形象也就表达了道德的观念。这些符号的起源,也像文字的起源一样,终于被人忘怀了;于是书写就成为加在每一种观念、每一个字之上的,从而也就是加在这些观念和这些字的每一种变种之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

于是人们便有了一种书写的语言和一种口头的语言,两者同样是必须学会的,两者之间还必须确定有一种相互的符合性。

这些人道(humanité)之永恒赐福者的人类天才,他们的名字乃至他们的国度都永远被埋葬在沉寂之中了;他们察觉到一种语言中所有的文字只不过是数目很有限的原始发音的组合而已;它们的数目尽管是非常有限的,却足够形成数目几乎是无穷的各种不同的组合。他们便设想,这些可见的符号不是用来表示观念或者与观念相应的字,而是用来表示构成字的那些简单的元素。

于是,就发明了拼音书写;用少数的符号就足以写出一切,正犹如用少数的声音就足以说出一切;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一样的,人们所需要的就只是懂得识别和组成这些为数不多的符号而已,而这最后的一步就永远保证了人类的进步。

〔今天如果能创造出一种书面语言来专门供科学使用,它只表示对所有的精神都恰好是同样的那些简单观念的组合,只用于严格的逻辑推理,只用于精确的细密的悟性(entendement)操作,它将为一切国度的人所理解并可以翻译成他们的各种方言,而不必像它们目前那样想变成通用时需要加以改变;——也许这样一桩事将会是有用的。〕^①

〔从而,这同样的一种书写(保存它只不过是有助于延长愚昧状态罢了),由于一场独特的革命而到了哲学的手中就变成了有一种有

^① 孔多塞此书有多个稿本,此处方括号内文字为法文版编者据其他稿本补入。以下各处方括号均同此例。——译注

用的工具,可以迅速地传播知识并完善科学的方法。〕

我们发现历史上所曾有过的一切民族,都是处于文化的这种程度和我们仍可看到野蛮部落所处于其中的那种程度这二者之间的;当我们看一下各个民族的通史时,我们便可依次看到他们时而做出新的进步,时而重新投身于愚昧之中,时而又在这种交替之间延续着或者是停留在某一点上,时而是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从大地上消失,或者与征服者相融合或是生活于奴役之中,最后时而是接受某个更开化的民族的知识,把它们再传给别的民族;于是在历史时代的开始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纪之间,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欧洲今天的各民族之间,便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链索。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提出所要加以追踪的这一史表中,看出有三个显然不同的部分。

最初的那个部分,是旅行家们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在不开化各民族中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猜测孤立的人们,或者不如说是只限于以必要的结合而进行繁衍的人们怎样能获得那类最初的完善化,其中最后一步便是使用发音的语言;这是最显著的差异,甚而是唯一的差异,它以某些更广泛的道德观念和一种微弱的社会秩序的开端而使人类有别于像自己一样生活在经常持久的社会之中的其他动物。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别无指导,而只能是靠对我们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进行理论观察了。

然后,为了引导人们能达到使用技能,使科学知识能开始启蒙他们,贸易能把各国联系起来,而最后是使拼音书写得以发明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最初的引导附加以各个不同社会的历史,那种历史是在几乎所有的各种中间阶段上都可以被人观察到的;尽管我们无法跟踪其中的任何一个走遍分开了人类这两大时代的全部空隙。

在这里,这一史表开始是大部分有赖于历史传下来给我们的一系列事实;但却有必要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中加以选择、加以对比、加以组合,以便从中演绎出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历史假说,并构造出他们进步的史表。

自从拼音书写在古希腊为人所知的时代以来,历史就以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实和观察而和我们的世纪、和在欧洲那些最开化的国度中的人类的当前状态相联系着;而人类精神进步行程的史表就成为真正的历史。哲学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猜测,再构造任何组合的假说;只要搜集和排比事实,并表明由它们的链索和它们的整体之中所得出的有用的真理,这就够了。

末了,还剩下一个最后要加以追踪的史表,即我们的希望的史表,或者说留给未来世代的进步的史表,而那看来是自然律的守恒性向他们做出了保证的。这里就必须表明:在什么程度上,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幻觉的希望,将会逐步地变成为可能,甚至于还会是轻而易举的;何以尽管各种偏见也曾有过眼烟云的成功,并且得到腐化了的政府和民族的支持,但唯有真理才能获得持久的胜利;自然界是以什么样的纽带来把知识的进步和自由、德行、对人的自然权利^①的尊重的进步都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唯一真正美好的事物是如此之经常地被分割开来,以至于人们竟然曾相信它们是互不相容的,然而恰好相反,它们又怎样地应该成为不可分割的,只要知识一旦在大多数的国家里达到一定的地步并且渗透到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们的语言就会普及,他们的商业关系就会包括整个的大地在内。这种结合一旦在整个启蒙了的人类中间起着作用,那时我们就只能期待着它会是人道的朋友,同心协

① “人的自然权利”(droits naturels de l'homme)旧译“天赋人权”。——译注

力在促进自己的完善和自己的幸福。

我们将要揭示它那根源,我们将要追溯这类普遍错误的历史,它们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或者阻碍了理性的进程,它们往往也像政治事件那样,甚至于曾把人们推回到愚昧状态。

把我们引向错误或把我们留滞于其中的那种悟性的运作,经过一番巧妙的、似是而非的推论,竟可以掌握最开明的人们,使之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梦境;但这却也同样地是属于对我们个人能力的发展理论的正确推理方法或发现真理的方法。并且根据同样的理由,把普遍的错误引入到人民中间并且在那里传播、在那里蔓延、在那里持续的方式,也构成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的一部分。正如使人类的精神完善化并照亮着它的那些真理一样,这些也都是它的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在它所知道和它所愿望的东西与它相信有必要知道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所永远存在着的那种比例失调的必然结果。

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但是它们却远远延伸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或它们的领域之外;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国家的和自己时代的偏见,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

最后,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偏见,随着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的教育程度,以及随着他们的行业而异。哲学家们的偏见有害于真理做出新的进步;那些不开明的阶级的偏见则延缓了已经为人所知的真理的传播,而某些有权有势的职业偏见则对真理设置下了种种障碍: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与之进行不断战斗的三种敌人,并且它往往只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才能取得胜利。这类斗争的历史以及各种偏见的产生、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因而就将占有本书的一大部分,并且将不是其中较不重要的部分,也不是

其中较为无用的部分。

〔假如能有一门预见人类进步、能指导进步、促进进步的科学，那么人类所已经做出的进步的历史就应该成为这门科学的主要基础。〕

〔哲学无疑地应该禁绝这种迷信，亦即相信除非是在已往世纪的历史里，否则就不可能发现行为的准则，除非是研究古人的见解，否则就不可能发现真理。但是难道不应该同样也禁绝傲慢地在摒除经验的教训的那种偏见吗？毫无疑问，唯有思索才能通过各种幸运的组合，把我们引向有关人的科学的普遍真理。然而如果对人类的个体的观察对于形而上学家、对道德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话，那么为什么社会研究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政治哲学家就更没有用呢？如果观察同时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社会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用的话，那么为什么就各个时代的顺序来观察它们就会是没有用的呢？哪怕是假设这类观察在研究思辨的真理时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当涉及把这些真理应用于实践并从科学中推导出应该成为它的有用的结果的艺术时，难道它们也应该被忽略吗？我们的偏见以及由之而来的恶果，是不是在我们祖先的偏见中有着它们的根源呢？使我们免于受这类的欺骗而同时又防止另一类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难道不就是要去发掘它们的根源和作用吗？〕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步，可以既不必再害怕新的错误，也不必害怕再回到老的错误上去；虚伪再也不可能带来，而愚昧或狂热再也不可能采取任何一种腐化的体制；而任何邪恶的结合再也不可能对一个伟大的国家造成任何的不幸了呢？然则，懂得各个民族曾经是怎样地被欺骗、被腐蚀或被投入到苦难之中，难道会是无用的吗？〕

〔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触及人类一场宏伟的革命的时代。